




平 妖 記

哈爾濱中國文化教育出版社

一九四六年十月



前記

過去在都市裡也曾聽過大鼓和說書，但從沒有給我什麼印象，有的覺得太文，有的覺得太俗，因為那時我只是一個學生，用我一個做學生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來決定這些東西的好壞，因此那會聽有很多士大夫和小市民的藝術形式，可以說同我是毫無關係的，我輕輕的放過了這些東西，在抗戰的初期幾年內，更沒有接觸的機會，簡直就忘記了。

但後來在陝北農村裡多學了一些時，我發現了陝北的說書是這樣的美好和普遍。一個說書人（大半是瞎子），背着一個琵琶，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，他們彈着，用一副一要一和着，他們向鄉村的人民，唱着古代英雄，唱着那些英雄們的悲歡離合，唱着勢利者的因果報應，但更多的是唱老百姓的生活和痛苦。他們依靠着弦子來講給普通的農民，這對於盲子，沒有歌詞，沒有樂譜，用簡單和的弦調配着那樣素面精緻的詩句，一任那說書人自白的高誦或低訴。當我坐在說書人旁邊聽他唱刻志丹時，我的確想起了荷馬的感覺。因為我喜愛這種形式，所以不僅有了寫《平妖記》的勇氣。以我的文學修養尤其是中國民間藝術的修養說來，的確只是一種大膽的嘗試，但總算得我的進步，武曌會把這章出來，作為我求教的工具，因此便又

在此付梓的時候，我特別感謝延安縣的縣委和張宗明同志。爲着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材料，張宗明同志親自陪我們去取財山一帶，訪問事件中的人物，他每晚還同我們談講着陝北農村。

安波同志對陝北說書，也有很高的愛好，他曾向有名的延川的楊瞎子學會了『王三姐拜壽』，他幫助楊瞎子編『耶哥山五戰士』，因爲他的音樂的修養，使我寫『平妖記』的勇氣增加。他爲『平妖記』配譜，使這本小書添很多光彩，我是深爲感謝的。安波同志最近從承德來信，還勉勵我向街頭去歌唱，我將深銘胸懷，願我們彼此鼓勵吧。

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

一

白：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

豐衣食足享太平，

提倡文化要努力，

破除迷信講文明。

（唱）說三四句絲弦響，我爲諸位說書文。

話說陝甘寧邊區從前本是災荒地，三年二頭跌年成，吃了早飯沒晚飯，賣兒賣女人吃人，官府衙門捐稅重，百姓有冤沒處申。二十年上紅軍起，百姓不久翻了身，豪紳惡霸都趕走，土

匪填官一掃清。共產黨靠定了老百姓，老百姓成了當家人。毛主席、高司令好領導，邊區政府操心勤，幾年來邊區大發展，上上下下一條心。講收成幾年多收七十萬担糧，論負擔，一年倒比一年輕。從前吳滿有逃荒到延安，如今他是勞動狀元人人敬，這樣的狀元多得很，蟠龍區上還有申長林。講穿的羊毛羊皮到處有，論織布，大小工廠一百掛零。從前老婆孩子穿不上褲，如今新襖新褲新圍裙。舊社會隊伍欺百姓，新社會，八路軍是咱一家人，不打人，不罵人，說話和氣買賣公平，不欺民，不擾民，這樣的隊伍那裡尋？再說那政府委員人民選，區鄉幹部是忠厚人，操心受苦辦公事，一心一意爲百姓。衆百姓全都組織起，合作生產還把學堂進。你再到新市場裡走一轉，那紅火熱鬧賽西京，天天趕集人千萬，平房之外有樓亭，櫃台上舖的大紅毯，戲台上遍披絲弦最好聽，人來人往鬧騰騰，買的賣的忙十分。按下這般繁華都不表，單表那聚財山上捉妖精。

白：諸位老鄉親，自從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百般興盛四季平安，充天化日之下，爲何聚財山上會鬧起妖精？書中說的明白，諸位靜坐，聽我慢慢道來：

（唱）橫山有個楊萬昌，卅歲南路來逃荒。安塞抗活廿年整鬧革命分田分地幾十畝，三面十一窩有牛羊，一家大小樂安康。如今他是一老漢，家居山嶺梁上新窩灣。這新窩灣就在山梁上，四面三面沒村莊，拐灣小路人少見，白天也能見豺狼，山連山來嶺靠嶺，坡坡凹凹幾牛羊，天有浮雲少飛鳥，地下母鷄怕黃狼，白日還有太陽照，黑夜不見燈火光，夜深人靜聽狗咬，半夜鷄心

惶惶，缺衣要走兩里地，燒柴沒樹殺草穢，這地爲何太荒涼？革命以前遭災殃，填官土匪勾結纏，逼得百姓都逃光。革命以後政權換，楊萬昌一年四季生重忙，左右上下共住四戶人，光景一天都比一天強。如今老楊種地七十垧，合作社裏又把工分攷，兒媳婦織布又紡線，大小九月有餘糧。今年二月即以還，他七歲的孫女梅一場，燒一車米冷一陣，細看眼珠望爹娘，老楊愁得心發慌，柴房山上請了三個神鬼項。那神項回也似個莊家漢。上邊家說說西裝裝，外面當做一件對棉襖，肚子裡成了黑心肉。他原住那裏西榆林地，吃喝時時想好人欺，前頭平公孫連連草，討吃到地說說說計，全由由來人惹他忙，苦吃等穿把老婆討，他原想他心不自，心不自他心打主意。老楊一請神心歡喜：「我原想是靈官明氣，老楊可算其富有，原想不如費心機，」他使家來到楊家門，衣袋裏裝着計，七歲孫女道不住，大開一會命陽談。老楊一家喜洋洋，想這孫女神心裡驚，「這死人命怎麼辦？雙眉一擡計上心，他兩腿一卸地下躺，假裝過陰道亡。」「官孫媳婦，明言道：『我到陰間求求債，閻王爺請小容顏，只爲你孫女得罪了觀世音。』」說罷這話她竟起，瘋在那裏討債的大公媽，七千元，鋪身布，蓋臉布都不算，臨走又背上緇黃米兩斗半。

白：常言說，馬要越洋被人騎，人沒文化被人欺，這楊萬昌的孫女兒，明明是孫項且計治死，可嘆楊萬昌一家無讀書識字之人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被程項一片胡言騙過了。

老楊是上了年紀的人，一急一愁火攻心，兩天一過也病倒，又請章溝傅貴安莊神。程項知道

了咬牙恨，「不請我來請旁人，這錢除了我來賺，誰來安也安不成。」煞黑裡他把魯四尋，這魯四也在聚財由上住，他是個年輕老實人，說不起老嫗要光棍。兩人溜到磨道上，程項悄悄兒說得明：「世上錢財多得很，有眼子的人就拿得成，今個還是差身漢，要討老婆跟着我來行，我自有的法千方術，又有黑虎嫗官來護身，替寫高老楊信果神，說他這財只要把心狠。」魯四一聽沒言語，程項原話說得緊：「好事隨事都出人尋，你爲什麼領不容應，白天不敢夜里幹，鬧出事來我來頂。」魯四長得塌鼻子小眼睛，他歪頭一想說能行。兩人當時完計劃，從此新舊灣百姓不安寧，天天鬧哄哄。

三月十五月兒明，方山寂靜一片黑；半夜烏雲滿天起，風吹草動陰森森。這夜老馬鬧得慌，牠全身被驚醒，回裡半聲嗚呼的叫。狗兒汪汪咬幾聲。他披衣提燈開啓門，遠遠近看不見人，白狗兒、黑狗兒、黑狗兒，半個四眼瞎得眼，老楊一看沒事情，轉回房來關定門，他才爬到地頭上，又聽得「嗚嗚嗚嗚嗚嗚嗚」。這夜魯四家地打柁門，一級級來一陣緊，一家大小都驚醒，狗咬怪言變了樣，只見直嚙直寫鴨。老楊不爲此驚點，張着耳坐仔細聽，又像有什麼來走近，竄上被窩裏連條，翻來翻去不放聲，時時身裏心不定：「莫不是由口來到黃山亭？莫不是從君回前少明燈？莫不是丁公團團來鬧鬼？莫不是由口來到黃山亭？莫不是從君回前少明燈？莫不是無當鬼來鬧人？」

魯四越鬧越慌，魯四家裏越鬧越慌，魯四的叫聲，叫，叫，叫，跑來跑去脫繩繩，驢馬一齊出了圈，母牛

它氣喘喘的呼。夜深黢黑北風吼，就像那鬼哭神號死人！老楊腿軟跪在地，許下願心求神靈，一家大小睡不着，心驚胆怕挨到天明。

白：衆位鄉親，你道鬼從何來

（唱）一不是什麼山神並鬼，二沒有陰丁公五道神，那裏來的煞神無常鬼，就是程項魯四害人精。人間本來沒有鬼，心裡有鬼鬼欺人，楊萬昌一生沒歪事，迷信腦袋把他坑。原來他二人半夜爬到山嶺上，佛爺廟裏來覓身，檢起廟裏的碎瓦片，遠遠撿來用的是撩鞭繩。

白：諸位，這撩鞭繩原來是寫下娃娃放羊用的，一根繩子，當中結一個扣，扣住土塊，然後一雙手捏住繩的兩頭，用力一出去，土塊能撩很遠。

再說他門用的是撩鞭繩，撩得遠來撩得準，先打羊圈後打門，打得狗跑人躲定，他們又摸出來放牲靈。新密灣聚財山相隔二里路，他放畢牲靈轉回程，聚財山也把土塊撩一陣，鷄叫天明才回窩睡安身。

聚財山共有人四戶，四戶不到十口人，程項魯四兩個鬼，還有老潘張古清，古清家是六十歲的老四口，老潘夫婦很年輕，程項老婆十七歲，魯四還有一個老娘親。天一明老潘古清起得早，小心慢，開窗門，只見烏雲蓋頂北風緊，滿天黃沙渾沉沉，都說夜裡土塊打窗門，言來語去分不清，那時程項還在坑上睡，「嘩……」的一聲來了靈官神，老潘古清忙去看，神神說話聽得明

：「前莊新寨灣出了妖精怪。放定了楊萬昌的大牲靈，我馬重程項本事大，三十萬元安莊神。」老潘有信不相信，叫看牛孩子到莊走一程，看牛孩子到新寨灣一看，家家戶戶亂拜神，男女老少都問過，程項大神說的果然真。看牛孩子回來把話講，嚇得衆人忙燒紙香，請程項安莊神，盤算酬謝三十萬銀，又怕政府有命令，不准巫鬼再騙人。

白：諸位，這新寨灣聚財山本來平安無事，只因衆人在舊社會裡，受有錢人壓迫，沒有文化，腦筋迷信，才被程項欺服定，那程項裝鬼騙錢，衆人居然相信，賊胆就真大了。

天一黑，程項又潘家坐來張家行，囑咐鄉親多小心：「咱們只能窩裏坐，誰要出門呀，鬼打土塊要人命。」衆人一聽怕得很，天一黑便把門兒關得緊，無事早早炕上睡，不做針線不點燈，被子從頭蓋得緊，只求今夜睡安穩。這半夜程項翻身起，驚動了炕上枕邊的人，程項一手把老婆來指定，說：「閒言閒語你不准告旁人，若有一絲風吹並草動，你看我程項可容情！」他說罷這話往外走，那管老婆哭傷心。半夜魯四悄悄出門去，欺着他老婆耳聾眼不明。他用人從新來裝鬼，不得錢來不甘心。

接連鬧鬼十幾夜，苦得百姓丟莊農。區政府知道消息，區委書記出主意：「這地不會有妖精怪，只因那一帶是荒涼地；三家村裡照顧少，大梁大山行人稀，向北大路通白地（註），常有謠言無風起。新寨灣屬安塞管，聚財山却歸照延安蟠龍區。幾戶人家都不差，只有那程項巫神嫌疑大，

註：黃甘寧邊區老百姓叫邊區以外的地方爲白區，白地。

他本是林家的莊稼漢，歷史不明要考查，今年政府把軍神禁，沒收了他的三百刀一把。真不是此人起壞心，興風作浪起妖精？」急忙派去蘇營長，調他來區上好盤問。這白衛軍營長是個二虎漢，爲公做事直心腸。他一氣趕到聚財山，尋到程項將繩綁。急得軍神雙腳跳，他問：「我犯下法令那一條？」魯四也在審前罵，他道：「你抓鬼爲啥把人抓？」蘇營長聽說心發火，這魯四也不是好傢伙，走上前去把他捆，一根繩纏拴兩個，押了兩人下山坡。這時早驚動莊上衆男女，咕咕嗚嗚問根源，程項老婆叫命苦，魯四的老娘哭連天，張占清跑步趕上蘇營長，老潘上前把話言：「魯四一走不要緊，捺下老娘受熬煎，魯四是個年青漢，沒犯錯誤不能拴。」說時程項老婆魯四老娘都趕上，又哭又說求人憐。蘇營長一聽話當真，老人家哭哭啼啼太傷心，伸手攔把魯四放，「都……」的一聲程項菩薩來顯靈。

程項渾身直抖擻，舞手跳腳瞪眼睛，他喊道：「誰抓我的馬童誰抓我的馬童，我神神不答應！」嚇得衆人四處走，你營長圖禍自担承。二虎漢一見心惱怒，你大神敢把我來兇？」腰上解下牛皮帶，劈頭劈腦打神靈，程項忍痛不住求饒命，神靈原來就不靈，程項沒法只好跟着走。年輕老婆在後邊跟，走得不到兩里地，程項跌倒地塵埃，蘇營長又待解皮帶，低頭一看他口吐白沫命歸陰，無聲無氣雙目閉，涼手涼脚冷冰冰。這一下蘇營長可發了慌，「我這人做事太荒唐，只道

把他大神打，誰料他斷氣在路旁，只怪我舉手力太重，只怪他身虛體不強，眼看一命難救活，那老婆又一抽一搭哭程項，有心把他抬去區政府，無奈荒川野地無人幫，若待不管將他放，區上批評難承當。」思來想去無主意；對着死人把話講：「神咧，鬼咧，我全不管，你能活轉你回鄉。」說罷這話他側身轉，垂頭喪氣下山崗。

白：諸位，可惜呀！這回蘇營長要是把程項捉定，帶到區上，盤根究底，魯四一人孤家難鳴，也就少了許多怪事，替地方除一禍害。可惜蘇營長人雖直爽熱心，究竟也拿不定主意。結果不只放了魯四，連程項也沒帶走，只剩下他自己一人，灰溜溜的回到區政府去了。

（唱）再說程項裝死躺地下，原是怕得沒辦法，誰知騙過蘇營長他暗地高興笑傻瓜。聽他走得下了山，一咕碌爬起把身翻，丟下老婆往家走，滿嘴胡言把話編：道是蘇營長向他大神投了降，又道是靈官菩薩法力強。政府管人難管鬼，陰陽分得明。他瞰空同魯四把話拉，挖空心思定計劃，一不做來二不休，要錢只顧害大家，政府若還把我管，我神鬼全來收拾他。

白：從此以後，鬼就鬧得更大了！

一一

9
程項一天在炕上抽旱烟，程項老婆在灶頭和擀麵，眼看着丈夫心思重，手揉擀麵手越沈，這時陽光靜靜照地上，壁外左近夜旁人，程項老婆忍不住，就說咧：「別人那生奎不得聞，偏你半

夜賭胡串。如今政府管得緊，二流子生活不如前，若有三長併兩短，擦我一個好可憐。」程項一聽，翻了臉，咬牙切齒氣沖天：「官憑印來虎憑山，老婆憑着男子漢，嫁雞隨雞犬隨犬，你敢到政府去申冤？」他老婆說明：「人家是好意把你勸，又沒說政府去申冤。咱二人鍋裏煮的一樣飯，你吃粥來咱吃乾。」

白：程項猛地跳下炕來，用旱煙管敲着老婆的頭；連聲罵道：「你騷情呢！你騷情呢！你個爛攤貨還騷情！」

「我沒出銀子將你買，你沒坐花輪沒人抬，只爲你老娘生病重，求神許愿把神換！多虧我程項將她救，才把你送來做報酬。你只配灶頭燒茶飯，你敢管你的男子漢！若再敢咕咕多說話，你要活命難上難。」嚇得十七歲的老婆直哆嗦，淚珠兒直往蕎麥麵裡落，低頭沒話手揉麵，忍氣吞聲把飯做。

白：黑夜裡程項又吩咐完，今夜要作好一隻女人鞋底。

端端正正二寸長，又瘦又俏又要尖。程項老婆很奇怪，「這般鞋底兒咱不能穿，年紀大咧又不要玩。」程項板臉又瞪眼，「不穿不要你少管閒，今夜做好莫給旁人見。」說完話又起身外面串。

程項外面去裝鬼，老婆窩裏做針線，一針又一針，一線壓一線，思來想去苦難言。十七歲的姑娘眉眼俏，風吃花落水上飄，手脚靈活身段巧，黃髮蓬蓬像亂草。枉自生長在人間，長年累月

受熬煎。自小就逢鬧災荒，跟着老爹走他鄉，誰知道這裏那裏一個樣，到處窮人少米糧，父親病死沒人靠，跟着老娘把飯討，對着東家叫嫂嫂，到了西家叫姥姥，東家說你來早了飯沒熟，西家說你來得太遲飯完了，母女二人無法過，縫窮補爛半個飽；披星戴月淋風雪，來到邊區有窩巢，安塞廟兒溝安置好，有窖有炕有鍋灶，合作社領了紡車紡棉綫，母女生活有依靠，只望勤儉來起家，誰知老娘又病倒，只怨命苦該倒霉，冤家治病太湊巧，如今萬事沒話說，不知以前母女有關照。她一針一線擦鞋底，針針刺痛在心間，添燈油又換燈捻，青油下滴淚漣漣。一夜熬煎不敢睡，天明鞋底捺得尖，要知程項拿這鞋底做何用，書裡慢慢說一遍。

那一天楊萬昌灑糞地裡送，碰巧遇見了程巫神，老楊說：「他是老實受苦人，一年四季生產勤，從不知什麼妖精怪，鬧得人日夜都操心，你既頂了靈官神，救苦救難救鄉親。」程項說：「非是我不顧衆鄉親，我一樣是被鬼欺服的人，只因靈官面前少香火，定要佈施卅萬銀。」老楊說：「一時難得這多金。」程項說：「你牛羊騾馬一大群。」老楊說：「吃穿生產靠他們。」程項說：「你合作社裡有股金。」老楊推托說：「不到時間不讓領。」程項說：「你上蟠龍嶺上走一程。」老楊說：「我沒糧沒米賣不成，何必老遠跑路程，今冬打場收糧食，東併西湊敬神靈。」程項再不多言傳，冷笑連聲說：「隨便，你要咋辦都能行，我有要事不得閑，你回家路上多小心，路旁你祇仔細看腳踪。」老楊一聽心迷糊，什麼路旁上看腳踪，回頭三步併兩步，路旁果然有了個

小脚印，看來約摸兩寸長，塚土上面印分明。賈家也來說：『碾盤上有小脚踪。』李家也來說：『黃堆上有小脚踪』，有的說：『土台上也有咧』，有的說：『岩壑下也有咧』衆人想，『咱莊上熟地脚都生這天，土台岩壑又不走人，一定是來了女妖精！』

這時間，新紫財由到走出脚踪，遠遠近近亂紛紛，這山風相語言起，就像那蜜蜂分窩鬧哄哄。這里說：『今年受苦是白忙，秋收場上去打糧，半空有妖精來接定，剩下來的填土和谷糠。』那裏說，『山窮絕出了大難精，如今翅膀長成，他天天來尋家雞吃，翅膀長成就吃人。』這裏又傳，『半夜鬼火燒了塋地，人若出門死鬼跟，初一十五不得過，群鬼造反挖人心。』那裏也傳，『新紫財着器上住妖婦，妖精鬼怪十二名，出墓鬼，血腥鬼，扇死鬼，打龍鬼，吊死鬼，拋死鬼，滾滾時，孤仙……帶頭的是個紅鞋女妖精。』你要問他這些話從那裏來？都回說：『人人這樣道得真』。這話言就像滾流星，到處傳來到處聽，可憐衆人少知識，程項魯四的鬼話信當真，日夜害怕受山驚。

一天紫財由來了一個穿長衫，剪平頭的中年人，他鬼鬼祟祟驗陌生，他是程項的親表兄，榆林地裡當聯保主任，兩人見面心歡喜，又說又笑親十分。果然不出一天，魯四對老娘說咧，『如今鬼鬧到咱家的門，娘怎不說出還無心？』娘說，『咱尋不上說書的人』，魯四說『程項表兄常玉春，他原是個頂好的說書人。』老娘忙叫魯四去請，請來那個常玉春。諸位，這叫做，本來無

事偏惹事，開門引狼進壞人，世上本來沒有鬼，何用說出還愿心。

再說魯四到各家門前叫，「你等到幽室裡聽書又！」後响咧，合村衆人都來到，擺設香案敬神靈，案裡放一張小方桌，桌上酒盞對明燈，正中一個大香斗，黃表前面香幾根。老婆孩子炕上坐，男人老漢地下蹲，說書先生神案旁邊坐，程項魯四張羅動，那書匠腿上綁個又又板，左手拿定二絃琴，騰出右手把醒木拍，三又板響說書文，人多密小靜悄悄，單聽琴聲響叮叮。他欺負衆人見識少，胡言亂語擾人心，先說安神詞一首，參起滿堂衆諸神，

什麼金斗龍台俱神靈，早受香煙晚受燈，受了香煙又受燈，吉慶無事享太平。聖主安在靈霄殿，玉母娘娘斗牛宮，關聖帝君蓮花帳，關平周倉站兩旁，牛王安在米娘山，馬王安在帥府庭，安遠諸神共亡魂，安了莊神安廟神，家宅諸神全安定，我在從頭說古今，說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經，九九十八回降妖精……衆人聽到妖精就害怕，怎奈說書爲了還愿心。

說書說到半當中，魯四老娘有事情，出窰走得幾步路，一眼瞧見山坡平排三個人，三人只都兩尺高，頭戴禮帽面孔分不清，嚇得老人急忙往回走，身軀飄蕩在地埃塵。她一詞到院佛河頭，說佛一忙叩頭來忙念經，忙說自己是忌口人，忙說自己是好百姓，山坡那上三個却沒聲音。

白：她說：「聽書呀，你老人家請下來聽吧！」這時那三個鬼說話了，是女人腔：「不下來，不下來，狗咬咧！」

嚇死了魯四老娘，說爬在地上戰兢兢，牙齒咬着牙齒響，抖抖索索的說下文。

白：『不怕，……不怕，我……給你……老人家……打狗咧』聽到三個鬼答應，『不咧 不咧，怕走咧！』說罷這話一陣風！

老人家定神看上邊，亂草團團鬼不見，風在山坡上吹虫兒的聲音叫得尖。她氣喘吁吁心不定，油燈底下臉發青，爬炕上剛坐定，又來怪事嚇死人。

說書正說到牛魔王和鐵扇公主安排吃唐僧，猛聽醒木拍一聲，三叉板不響，三絃琴沒聲音，那書匠撲身跪地說高聲，『過路鬼靈來聽書，快快叩頭保安寧。』你擺我來我碰你，剎時間炕上地下跪滿了人，老婆孩子直發抖，鷄皮疙瘩起全身。忽然一陣香氣過，香煙嫋嫋往上升，跪在屋角裡的巫神說：『看，那不就是紅鞋女妖精！』衆人擡頭向上看，黃表後面隱隱約約有個人，看來是個女人樣，端坐不動聽書經。衆人那敢多看，磕頭許願求太平。程項又吩咐莫做聲，女妖說話有聲音，衆人悄悄不敢動，聽不見女妖說啥情，程項說：『我聽到呢，她說她走咧，香斗裡留下錢兩千，賜給書匠常玉春，常玉春信神有報應，走遍村落去傳名。』果然香斗裡翻出錢兩千，鈔票四張嶄嶄新，啊呀，再叩頭吧，重燒香表送神返天庭。

白：諸位，說來話長：

那魯四老娘何曾見鬼精，只因她從小就迷信，吃齋念佛信鬼神，滿腦子裝的是因果報應，就

不鬧鬼也心驚，何況程項魯四專嚇人。她老人家年大眼花耳又聾，天黑出窰戰兢兢，風吹草動嚙嚙，心跳腦昏疑心生。諸位想，她眼花如何能見鬼帶帽？耳聾怎能聽到鬼聲音？

白：這都是她老人家自小迷信，心裡有鬼；程項·常玉春等又一心裝鬼害人，使她上了年紀的人，神經容易昏亂，胡思亂想的。

再說那聯保主任常玉春，他到透區就不幹好事情，聽說程項在鬧鬼，他就「好，好」一連說幾聲。他送給程項老婆一面菱花鏡，再送給巫神一個麝香瓶。菱花鏡後貼美人，麝香瓶裏裝的麝香精。剪下美人在黃表背面來貼定，麝香精就灑在斗中心。黃表前面香燭亮，透光看去就窺窺糊糊顯人形，麝香一灑滿室香，妖怪顯神下凡塵，香斗裏留下二千元，是魯四暗中來塞進。可憐聚財山衆鄉親，在叩頭來枉費銀，只因沒文化，解不開也辨不清，老老實實信當真。這一夜大家更睡不穩，耳聽是虛，眼見是實情，香煙下顯神，山坡上聽書文。

張占清天明忙起身，跑到區上訴苦情：「舊社會有土匪不得安，如今又鬧鬼不太平。」他如此這般從頭講，區上的幹部祇細聽。「大家無心來生產，地沒下種草青青，眼看今年收成沒希望，糟踏百姓何日停？」一邊說來一邊哭，滿臉掛上了眼淚痕。

李區長還沒把言講，惱怒了身旁的張華仁，「什麼妖魔和鬼怪，還不是那夥壞心人，前幾年那地方曾出過無頭案，搶劫邊區把人坑，如今花樣又翻新，什麼女怪顯聖聽書文，若不查個水落

和石出，莊稼人受害難安身。」張華仁出身也是莊稼漢，革命開頭就從軍，在家種地是好漢，十年來工作在農村，千辛萬苦無二念，一心奔忙為百姓，現任區上保安助理員。責任在身不安心，不等區長下命令，自討差事走一程。李區長知道他可靠，一向為人很謹慎，叫他遇上孫鄉長，連聲囑咐要小心：「不能再像蘇營長，抓人放人舉動輕，主要任務是看究竟，看好究竟報分明。」張華仁一口滿答應，吃了些撈飯就動身。半路上遇了孫鄉長，兩人商量快快行。

那聚財山離區上不過三十里路，片時就到了山腳跟，山溝小路走得急，一腳高來一腳低，路旁地裡生青草，無人無影鳥鵲稀，上得山來日影斜，密前坪上有鷄啼。聽到區上來人，來到密口來歡迎，還是咱們的政府好，來為人民除禍根。這個引到這裡看，那個又引去那裏尋，打破了的碗盪門前擦，留下的腳踪印得深，又訴說魯四老娘還惡心，女妖顯神懸書文。這家說我家正壓好給修廟，那個說今晚就在咱家住。張華仁那裏都不去，要在魯四密前來安身，左手照見通新密灣的路，右手下去就是史家村，山坡上有人也看得見，鬼見現形面對面。

魯四程項心裏驚，暗地商量騙過張華仁，魯四就說咧。「咱家人兩口，都是規矩人。老娘信神又拜佛。我種莊稼生產勤，如今鬧鬼不得停，不安莊子怕不行，程項頂有黑虎靈官，不敢安莊子，怕的是公家人，只為政府返迷信，越鬧越兇鬼敲門。」張華仁勸他莫怕鬼，怕是藏得有壞人。魯四急說：「人沒這樣兇，是人早就該捉定。」一邊說來一邊門口坐，三人門口吃餛飩「拍」

的一聲猛然響，半空劈來一塊土塊，打着孫鄉長的脚，打着魯四的煮飯鍋，魯四忙往竈裏躲，老娘急忙跪下唸彌陀。孫鄉長呆立一旁不敢出氣，張華仁沉着氣四面張羅，上山路上沒人影，下坡路上沒鬼魂。

白：諸位，原來程項離魯四寨不遠，却是要轉一個灣。轉灣處有一個徒岩，人藏岩後，掠東西過來，能打個正着，却還看不見人。

張華仁無心吃饅頭，攤張席子地下坐，魯四母子勸他不敢外面睡，夜深半深有鬼拖，張華仁不肯窩裏睡，今夜等鬼在外面坐，他帶上鐵銃和鋤頭，瞪着眼睛看災禍，北斗七星當頭照，牛郎織女隔天河，四戶人家都睡靜，遠遠近近沒聲音，鄉長只把張華仁望，張華仁不睡守衛緊，斗轉河橫半夜過，滿天星星亮晶晶。忽聽寨門吱啞響，蹊蹊糊糊出來一個穿白褂的人，他二人聚精會神用眼看，是人是鬼看究竟，原來是魯四夜半來尿尿，走到牛圈把步停，尿畢依然回身轉，規規矩矩回寨關定門。

二人望到天放亮，鷄叫三次沒動靜，「沒人沒鬼一夜過，老百姓膽小膽操心，」正要舉步回區政府，山坡上出了怪事情。昨夜睡時乾乾淨淨一片地，如今地上有東西，魯四大驚小怪叫「啊呀！咋來一隻死山鷄！」張華仁檢起來一看，果然是隻死山鷄。沒有傷痕沒牙印，不會是貓狗衝來地下扔，一夜又沒見人影，魯四尿尿只走到牛圈門，再到山坡竈頂上，呀！小腳踪跡印分明

！衆人都圍上細細看，張華仁，看你怎樣解釋！」

魯四老娘着了急，一把拉住張華仁的衣，「過山不敢欺山，過河不敢欺河，後生家做事莫大意。」張華仁一時沒主意，沒有鬼神又說不出理，要說有鬼又不服氣，心裡盤算怨自己，腦筋不開少學習。那孫鄉長也說，「看來這事好稀奇，咱們回區上想主意。」張華仁只得勉強說，「各人小心多在意，不是人來不是鬼，一定有個動東西，咱回去大家商量再處理。」

白：諸位，這鬼就出在魯四尿尿，那死山鷄是程項預先藏在牛圈底下，魯四尿尿偷偷用腳把它踢下去的，程項用的調虎離山之計，張華仁只注意魯四時，程項就閃到山坡上去印下腳跡，只怪張華仁有些粗心大意，腦筋思想不開通，不能好好研究，沒有看穿，又被程項騙過去了。

頭一回，蘇營長抓鬼沒成功，這一回，張華仁捉鬼又白操心。他和孫鄉長回區政府，聚財山的人就更焦心就像那初下的羊羔不見娘，吃奶的孩子沒有娘。

三

兩次抓鬼都不成，妖精鬼怪更橫行，頂苦是老潘人一個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，看牛伙計忽然得了病，程項道是女妖精攝了他的魂，若要治病救人命，求神殺羊來替魂，老潘夫婦沒奈何，磨刀殺羊敬神靈。程項得了一隻羊，早吃肉來晚喝湯，羊血留在籠子裡，有朝一日好害人，滲些顏

料和大糞，要往人家門上，窗上淋。

五月裏來好太陽，滿山的麥子金黃黃，金黃黃麥子香又香，五月初五過端陽。旁的村莊都過節，新窩灣聚財山不一樣，初五一早密門開，一股腥氣撲鼻來，鮮血淋淋滿門窗，程項說，「呀！血腥鬼來到咱們莊！」諸位，這五月端陽麼，旁莊家家門上滿罐黃酒，這莊門上拿血腥，往年初五鍋裏蒸的軟米糕，今年過節灶台上冷清清，旁村的孩子都門前耍，這村孩子人人在家裡，雞在院子裡直打盹，狗也夾住尾巴沒精神，旁村人家都飲酒說笑，這莊就像沒有人。可恨這都是巫神程項害人精，可嘆衆人都缺少文化偏迷信。

再說老潘爲着看牛伙計病，躲避女妖走延安，三塢青麥賤價賣，灑淚離別了聚財山。老潘全家一搬走，古清老兩口更不安，五月天還把被子蒙頭蓋，滿窩蒼蠅遍身汗，半夜一聽密外響，老兩口緊緊抱住往被裡鑽，任响敲門打窓灑血水，任鴨土塊飛來打碎碗，只求鬼不進密抓人走，挨過一夜保平安。挨過一宵又一宵，老兩口嚇得心肌寒，商量要去親戚家住，留下土密與破碗，等到風平浪靜後，再回荒山重生產，商量定來收拾妥，賣馬山去把鬼躲。

五月天氣太陽高，老兩口翻山藥來走山嶺，古清老婆吃小了腳的虧，腰痛，腿痛，腳痛實在受不了。她順着拐棍往地下坐，汗水淚水一齊流，她站不起也走不動，寸步難行如何是好？老漢急得沒辦法，彎腰背起老婆跑，行一陣來歇一陣，上坡下坡難走到。太陽偏西落山崗，張古清背

苦寒婆趕路忙，千山萬水賣馬由到，他急急忙忙，歡歡喜喜，放下老婆去把親戚找。那親戚見稀客臨門招待得好，張古清向他借空窖，那親戚回說：「你們來得不趕巧，我正拉了扎工除溝草，捨得人滿前空窖。」古清夫婦一聽心裡涼，就像那滿盆冷水迎頭澆，那親戚見他們垂頭沒話講，留他一夜從長再商量。第二天借得驢一頭，駝上老婆直走廟兒溝。

這廟兒溝莊前一排胡柳青，花紅柳綠好遮陰，莊裡劉家正娶親，男女賀客一滿門。古清一個律前走，劉家門前來站定，見柴門口貼了一付喜對，下聯是「喜今日洞房花燭。」下聯是「期他年種子蘭孫。」一吹鼓手擠在柴門口，是了想氣吹的是「滿堂紅」。這裡空窖倒不少，只老劉不敢把古清留。老劉想：「風調雨順有方向，時來運去要講究。」他便對古清說：「非是咱不留你們，無奈這莊只怕女妖情，你是裝財由上的人，定有惡鬼來相跟，咱們莊上本安寧，留你回事尚不輕，你還是走回遠處去，免得我莊惹禍根，今天我家用酒滿門慶，不能留你飲三杯，恐親切莫怪我没人情。」古清一聽這話，說不出的酸甜苦辣，拖着脚步往莊外走，愁眉苦臉，待路邊。老婆一看這情形，低頭流淚沒話言，古清仰頭望天嘆，「唉！」却見鳳凰歸巢樹尖，「這鳥鳴都還有個窩，我古清竟竟害的失家園！」

他東奔西走有兩天，不敢返回家財由，咬緊牙根再把路趕，安寒自家坪去走一畝，自家坪是丈人家，總不能推脫出門當做外人看。行過一程又一程，人驢疲乏不稍停，早起又沒帶乾糧，吐

婆坐在牲口上，搖搖擺擺雨淋身。那雨，先還只一點兩點三點四點，慢慢就把大雨落傾盆。雨傘風硬沒法走，老兩口縮在岩石底下緊裹身，混身溼透水淋淋，老太婆哭天怨地喊娘親，張占清也凍得濕身抖，肚子飢，身上寒，飢寒都爲那鬼害人。

好一會，風停雨勢小，把衣服上的水稍擰了一下，又騎上毛驢趕路程。一路污泥實難走，稍不當心跌路旁，走一步來跌一交，路遠人稀怕虎狼。說不盡的千辛萬苦，天黑到了白家坪莊，丈澤家哭一場。

於灣爺楊萬昌也怕鬼沒辦法，打發媳婦回娘家，各人帶着自己的孩子，留下老漢來看家。新官到，聚財由鄉調不害怕，就像熱鍋裏的蠟到處爬，山上山下忙奔走，另找他鄉重安家。那程項也肯上行不要搬走，假裝怕鬼住不下。旁莊家家戶戶割麥忙，這裡衆人走他鄉。山高日落偏西照，於灣山前上靜悄悄，只見灣灣影兒長，聚財山上好淒涼。

四

且不說山前情形多淒涼，再表那張華仁一早下山崗，兩人走到榆樹崗，迎頭大雨落一場，兩人騎兩馬政府坐，張華仁心裡沒着落。他想「區長面前我逞強，自討命令走一趟，如今無頭又無尾，是人是鬼我怎詳？」不由又把情況從頭想，仔仔細細日商量：「一夜我瞪着眼睛沒有睡，爲

何第二天早上變了樣，沒見人來沒見鬼，到底是啥東西粘不着。只恨自己本事小，不能除害安村莊。」事沒辦成正發愁，孫鄉長打來熱雨好燒酒。張華仁魚強喝幾口，借酒解悶分外愁。

清風細雨下幾天，張華仁心急不願行路險，獨自辭別了孫鄉長，冒雨回區走一遭。回到區上，區長區委書記都不見。原來他們也冒雨去鄉間，檢查扎工變工隊，加緊鋤草不空閑。

過兩天，夜黑區長才回家，不急不忙問端祥。區長錢桂高個兒雖小本領大，會說會笑口才強，十來歲就離開榆林城，五湖四海都串遍，見得多來聽得廣，工農商學都內行，從小唸書兩年多，喜歡詩的是說書是唱本兒，什麼山前水後大結義，什麼後花園裡小姐定終身，滿腦子神奇鬼怪故事多，一開口，嬉笑怒罵由他說，有他當媒婿刻薄，沒有他，一堆裏說話太冷落。自從三四年參加革命，規矩煩煩人人敬，工作做了多少年，去年到了蟠龍區，來的時間雖然短，他與百姓好得歡。

他一見張華仁氣色不好，就料到了沒辦成徒空跑，正待細細來盤問，縣上的米如禮正趕到。他帶有縣長介紹信，傳來辦龍辦案情，辦的是聚財山上鬧妖精，好歹把事情調查清。米如禮是縣上保安科科員，同錢區長都是老熟人。他年紀不大說話少，粗眉大眼五官正，不抽煙來不喝酒，老九的兄弟老實人，他為人民服務埋頭幹，一點一滴要弄清，聚財山鬧鬼派他來，就為他正正派派心沉靜。錢區長一思米如禮，心想這回抓鬼有保證，邀他同坐炕頭上，一項一項問那張華仁。

張華仁從頭說一遍，「三月十五鬼出現，擦土擦磚放牲靈，鬼說人說鬧翻天，聚財山，新幣
 灣老百姓都親眼見，十二名鬼怪紅鞋女妖數當先，我和鄉長一夜沒閉眼，滿山滿坡搜查嚴，無人
 無鬼一夜過，早起却有死山鷄綠眼前，喜頂又有小腳踪出現，是人是鬼難分辨，是人不會沒聲音
 ，是鬼又沒親眼見。」李區長一聽哈哈大笑，「你張華仁革命十多年，爲何也同百姓一樣，神奇鬼
 怪留腦間？我東奔西走幾十年，鬼話聽了萬萬千千，真的鬼神我沒見，誰說是鬼我怎能信言？」
 米如禮一聽也好奇怪，張華仁不像信亂言傳，此人忠義是好漢，爲何也沒法來分辨，此去自己仇
 細看，是人明鬼瞎妖仙。

濛濛細雨下不停，夜深人靜一盞燈，加上區委書記，四人炕頭上來談心。張華仁說：「我革
 命革了十年整，革命的道理解得清，爲公爲民爲大眾，就沒法捉鬼難煞人。」李桂高說：「舊社
 會上人吃人，神鬼菩薩騙百姓，受苦受難是前生命注定，做牛做馬不敢怨那有錢人。新社會來講
 平等，不信神不信神，只是老百姓迷信深，破除乾淨要費心。」區委書記也說：「迷信難怪老
 百姓，幾千年來根底深，中國農村敬天地，外國教堂敬天神，」米如禮也說：「誰個腦子不迷信
 ，我年輕還是個吃虧人，佛經上確有好道理，一樣爲的是普渡衆生。」區委書記說：「這道理好
 是好，只是報應本來生。」李桂高又說：「那耶蘇也不是平凡人，他設有錢人死後進天堂，就像
 賭徒穿針眼，簡直就不行！」區委書記又說：「這道理也是好，可惜要死後才報應。」張華仁說

：「世間怪事多得很，革命道理也說法說得清，神鬼不說說一定有，要說沒有也難信。」

大家都不說有鬼神，神鬼故事又記得真。還是區委書記又說到聚財山的怪事，他說：「我總怕定程項在搗鬼，可是沒有人證和物證。」米如禮低頭想一陣，「要真是他搗鬼那容易成，」說罷這話他擡頭窗外看，院子裏寂靜沒有人，他壓低聲音接着說：「我們這一去先尋着那巫神，好言好語來安頓，勸他滾來區上暫安身。」

白：「他這一來呀，鬧鬼的事兒，他是有份無份就很明白了！」

張華仁說：「這個辦法能舉行，只怕來咧，一家吃喝誰照應？」區長說：「這個政府裡來担承。」米如禮說：「吃的與食有保證，他的莊稼務不成。」區長說：「那莊稼盛，政府自去動員人。」張華仁說：「這樣那巫神並非來不成了。」米如禮說：「就怕事情與程項不相干，咱們還是要多小心，抓鬼不能抓人。」區委書記說：「今日星這般註定，明早起身再帶上兩個自衛軍。」李區長聽了不贊成，道是「自衛軍生產刻麥忙的緊，這回我二人去捉鬼，旗幟得勝馬到成功。」米如禮也說：「管社會老百姓輩咱們，百姓遠離子散好苦情，這一回要完成任務才收兵，不完成任務不回營。」諸位，這是第三回去捉鬼，成與不成看下文。

五

第二天，他兩人吃罷早飯就動身，精神抖擻脚步輕，區長帶上盒子槍一把，遇了壞人好抽身

。米如禮是不會要槍有槍更擔心，李桂高也不會要槍帶槍爲的嚇壞人，不一個時辰到了榆樵嶺子鄉政府，忽然遇上鄉長一路行。他三人有槍護身胆子大，六條腿邁開趕路程，上坡好似那鑽天雲，下坡恍像那孤鷄的影，一刻時到了聚財山，又是一番景緻和情形。

其時親自來詢問，又有縣上下來的人，這家訪來那家問，好言好語來安頓。張古清正回家看究竟，便領着他轉彎慢行，一邊走來一邊說，訴說搬家好苦情。魯四老娘淚從橫，說「不安莊子怕不行，政府要是不知道，悄悄安好沒事情。」好言安慰張古清，回頭又勸老娘親，政府命令禁巫神，誰也不敢胡亂行，這回區長親自下農村，一定要妥妥貼貼捉妖精。

看罷聚財山，又去新營灣，人多胆子壯，百姓把心寬，裝鬼人着急，魯四沒法辦。
白：諸位，那魯四實是一個沒主張的人，爲貪幾個錢，好討老婆，聽了程項的話，裝神作鬼，胡作亂爲，現在見到縣上區上的人都來捉鬼，這如何得了呀？

那魯四坐在山坡上，左等右盼望程項，代想，「賄本不敢來裝鬼，都是程項要作怪，說什麼安下莊子掃錢財，圖下禍害由他一人挨，以前我倒信鬼神事，誰料到原來鬼是由人來，要是區長查清楚，程項的大神也得難看！」魯四好像坐針氈，就怕壞事在今天。他又想，「李區長能說能幹精明人，縣上來人只是不肯罷，誰知他們心裡想的啥，光拿眼睛瞅咱們！」

白：諸位，這叫做做賊心虛，魯四自己做了壞事，自以爲別人專門瞅他了！

魯四越想越怕，他想，「他們說妖怪之外有壞人，又說今晚捉妖精，莫不是他們已經知道咱咧？才帶了短槍來抓人？」千思萬想想住手，再不住手被案情，不討老婆還只要光棍，破了案情就命難存。日落盼來程項，迎上前去說端詳，「這回不同頭兩道，萬長龍幹，縣上的更高強，咱看真如注了手，安分守己過光景。」程項聽了咬牙罵：「你想壞我的好事情，眼有起財錢就到手，誰個百姓不信神，如今都願捨銀三十萬，只礙着政府沒公文，今晚正是好機會，要治那區長和縣上的人，他這能富回吾願我，咱就大搖大擺來莊神，你這好頭沒出息，縮頭縮腦活龜孫，你想現在不再幹，咱就對他們說魯四裝鬼誘衆人！」他一邊說一邊就走，要尋那政府來的人，嚇得魯四忙拉住他的手，傷心的眼淚往下滾，眼着程項活煞神，暗恨這狼心狗肺的人。他說，「救命的程項好兄弟，上天入地我都認你眼，只求你莫對政府人講，讓了出來活不成。」程項得說哈哈笑，「和你莫說我當真，咱二人裝鬼誘事情好，有了錢財你就取親，一遭裝鬼事情好，咱好漢作事一人頂。」兩人同夥好商量。程項領兵又遣將，頭一回時據山難是替四出馬，這一回要用他自己老婆女將軍。

他陪着笑臉說自由，先後是恩愛夫妻到白頭，有福同享禍同當，有了錢財買紅綠絲線生髮油，毛巾有的燕子花布襪，銀絲耳環銀鑲頭，這時又換過臉去說供聲，輕輕說話騙親人。老婆一聽好害羞，紅雲兩耳面上浮，「死迷」連聲悄悄罵，傷天害理冤家對頭。他說：「咱生來貧窮是

命定，出乖露醜萬不行，咱還要清白身子見娘親，咱還要面孔見衆人，咱沒吃少穿前生定，咱做牛馬孽債清，咱萬般苦事能答應，只這件事情太丟人，咱求你，咱求你，咱實在不能行。」說時眼淚就像珍珠斷線往下滾，淚流滿面濕衣襟，程項一聽殺氣生，「賤人賤人」罵幾聲，「你賣屎做鞋沒人要，在我面前假正經，今晚不聽我的話，一把菜刀一根繩，殺你就像切西瓜，你不怕死就不答應。」且不說這裡程項安排好，再把那去新寧灣的人表一表。

那楊萬昌留了衆人吃晚飯，吃罷晚飯轉回程，一個跟在一個後邊走。高聲說笑慢慢行，驚動了路旁聽東西，草堆裡跳出來又跳進去，三人急忙伸頭望，呀，好大一個狐狸路旁橫。那李區長就掏槍，上膛，把槍機板，拍的一聲山岳震，槍沒打着狐狸跑，四處尋找沒蹤影。李區長收好槍枝開玩笑道：「狐狸就是那女妖變的形。」孫鄉長說，「這狐狸怕是狐仙咧，那紅鞋女妖是人形。」他這話一半真來一半假，半真半假戰兢兢。拐過嶮峻到了聚財山，天黑人靜門兒關得緊，只魯四密裡透出一點亮，萬里荒山一點紅。李區長黑夜不願打擾人，魯四的密前來安身。就是上次張華仁的老地方，蓆子毛氈來鋪定，鏢頭鐵銃身邊放，上了膛的短槍抓得緊，三人商量看動靜，誰也不敢不小心，要是人，三人同時上前將他捆，要是鬼，三人彼此好照應，計議停當把身捆，專等那妖精鬼怪看個濟。

五月初九月兒已半圓，這山照見那山遠，深夜涼風吹人臉，夜半露水濕毛氈。岩前單聽狐狸

叫，空山只聞野狼嗥，半夜汪的一聲狗咬，三個人都說：『來咧，來咧！』彼此相警告，原來是土塊擦前窗，三人悄悄往上走，要到山坡上仔細瞧，鋤頭短槍拿得穩，看你壞人那裡逃！跟著又一陣土塊落空坪，一陣更比一陣緊，『發他媽的是人是鬼你站出來，看咱老子可能行！』他東尋西找不見影，上上下下看不着人，惱得區長心發燥，無名怒火萬丈高，急忙掏出盒子槍，照定暗處打一響。

白：諸位，無巧不成話，有巧便成書了。

因李區長從來不要搶，那時他手忙脚亂心又慌，慌慌張張把子彈卡槍膛，頭一槍就沒打響，鄉長急問『咋擱的，咋擱的！』，米如禮也連說『再打一槍試試再打一槍試試，』李區長心裡便是十五個水桶七上八下沒主張。他手扣槍機又打第二槍，急切忘了扳機頭，這第二槍又不響，槍機反把他手指夾，皮破血流難主張，身腰頓脚把手捻，手痛心跳不敢講。另外兩人急忙把他拉，拉下窗頂再商量，連開兩槍都不響，莫不是神差鬼遣來阻擋？

三人下到窗前坐，正要從頭猜端詳，忽聽程項在窗裡大聲『咬！……咬！……！』趕狗趕的忙，接着又喊『進門了！鬼進門了！鬼進門了！』上了炕迷人咧！『叫得響。這時又聽到程項老婆『哇！』的死命一聲叫，月光暗淡烏雲裡藏。這一叫，好比那響雷霹靂破長空，好比那北雁南飛孤雁鳴，好比那失子母猴長聲叫，好比那孤林野地哭狼群，一聲慘叫萬山應，草堆蟲叫放低聲。

男女老小都驚醒，張古清慌記密外公家人，他抖抖撒撒開門看，一脚踏空跌埃癩，那魯四大平無事心裡明，裝模做樣也跟著來問，「咋咧？程項密裡死了人！」他跑來跑去忙報信，說：「程項老婆被血迷咧，披頭散髮脫光了身，滿臉滿坑血腥臭，眼看就要送性命。」李區長就娶前去看，米如禮伸手擋住不讓行，「老百姓女人脫光身，怎好隨便進密門？」說時程項又來了神，「……」的一聲衝出了門，他穿的綠褲子紅背心，街上披來問連聲：「誰是鄉長？誰是鄉長？」那孫鄉長早嚇得眾人背後來藏身，倒是李區長膽大人鎮定，說「神鬼的事鄉長他不問，」程項說「我馬童的老婆讓血腥鬼迷了怎麼辦？……」張古清在旁邊說，「區長，讓他老人家發馬治病吧！」李區長說：「縣上有命令禁巫神。」這時程項變了腔，滿口的官話講得響，「咱不是巫神，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王醫生，法蘭西邊境我犧牲，陰魂不散白雲山顯神，祖師爺命我治病救人，咱醫生和你一樣不迷信。」張古清魯四娘都來求，讓程項神神救人命。李桂高一時搞不清，當不住眾人苦求情。只好說，「治與不治咱不管。」程項就飛馬轉回身，魯四燒紙後邊跟，半個時辰，來報程項老婆轉精明。

李桂高米如禮商量說：「他媽的聚財山鬧鬼果然真，過一帶沒有旁的鬼，定是程項頂的神。」可嘆這幾個幹部心不明，自己迷信怎能抓鬼神，原來就是程項自己在搗鬼，偏說搗鬼是他頂的神。諸位，舊社會害人真不淺，人人腦中留禍根，不少幹部還迷信，怎能教育人？

他三人議論到天明，只好暫時轉回程，程項老婆病重不會動，帶走了巫神定能違背衆人心。原說抓鬼不成不收兵，不收兵時是不行，書面報告縣上去，再撥救兵等命令。這一回衆人嚇掉魂，政府三次抓鬼抓不住，鬼怪窩裡住不成！

這莊開鬼旁的莊子怕，三十里外也驚心，前莊不敢後莊串，後村不敢前村行，天一黑緊門早關定，大事小事不出門，沒事炕上早早睡，吃奶孩子不敢哭高聲。放羊娃娃單人不敢走，邁三結四作伴行，日上三竿羊出圈，不等天黑收羊群，關帝廟裡多許愿，娘娘廟裡多敬神。安塞縣，子州縣都通，那榆林地就有人平災樂禍言語生，「說什麼你們這區不信神，眼前就有神報應，咱們這裡修廟宇，求神許愿多太平！」

六

人逢久旱望甘雨，聚財山提清盼救兵。李桂高米如禮的報告到了縣政府，引出了平妖捉鬼人。這人不是別一個，就是那保安科長張宗明。張宗明原是米脂一窮人，替人作工是信用好，抗活抗了六年整，挨苦挨痛一光棍。十冬臘月穿單褲，雪天破席來遮身。交到十七年，米脂地理跌年成；針穿黑豆街前賣，草根樹皮吃幹淨，餓的是人吃人來狗吃狗，鴉兒老鴿嘖石頭。張宗明險些要餓死，半死半活過年成，二十年就逃荒南路來謀生，天下老鴉一般黑，張宗明在勞山還是受欺凌，糧食賣到兩塊錢一石，官府捐稅一塊錢，捐稅過人命。二十年上紅軍起，翻天覆地社會新。

張宗明也參加開革命，從此不作牛馬做主人，豐富川馮莊立家戶，暖窩熱炕過光景，他革命繳銀十年整，生死圖章立功勳，工作之外他學文化，學問本事都頂呱呱，他在婚龍區做區長四年多，去年調到縣府做安科，婚龍百姓叫他張青天，爲他處事公平心不偏。

再說那區上派出的送信人，大步趕路不敢停，夜間下了陣頭雨，天明之後小雨淋。脚不停步只趕路，後半路到了縣政府，貼肉襖裡取出信。遞與科長張宗明。張宗明急忙把信拆，從頭到尾唸得文，說：『不是壞人來搗亂，不是謠言惑人心，實是惡鬼來作怪，親眼得見可算真，神鬼之事不全有，要說沒有也不信。』果是米如鏡的親筆字，區長的私章印得清。

科長低頭眉毛，兩隻眼睜得晶晶。他拿着信見縣長，請示上級辦事情。『區部幹部還遠信，壞人婆媳把信行，我今日去走一遭，事情辦妥安民心。』三言兩語定大計，張宗明縣政府裡下命令，派出警衛隊三個人，王榮章，劉登全和劉漢興。急忙收拾連夜來趕路，張宗明要出馬提妖精。旁的戰士聽說提妖精，個個心中喜十分，都說『咱們在後方打西固土圍。前方打的日本兵百戰千戰千萬戰，就沒打過鬼妖精。』有的就說：『不，我抓定女妖就成親。』這話逗得大家笑，說說笑笑裝扮停。你看那三名戰士，都是二十一二的小家漢，虎背熊腰最精神，混身穿的灰軍裝，灰布裹腿綁的緊，三八長槍右肩掛，六十發子彈三人分，前胸一人掛顆手榴彈，背上每人鬼頭刀一柄，腰裡又一人一把小手槍，精神抖擻威風凜凜。張宗明也把公事安排定，拉過黃驃馬要

動身，縣政府剛吹過熄燈號，燈光全滅人聲靜。走啊，四人出了大門上路程。

那夜晚久雨之後天氣陰，滿天烏雲沉沉，伸手不見掌，對面不見人。只聽那延水滾滾發山洪，排山倒海浪頭高，千軍萬馬齊奔騰。延河水流轟轟響，大道上急急探路四個人，一個跟着一個走，顧不得泥漿路上多水坑，一脚泥來一脚水，泥水濺滿四人身。過了李家渠往北走，豐富川小路來行進。

白：諸位，這正是張宗明精明之處，

他不走大路走小路，怕的是惹人耳目驚壞人，爲的打草不把蛇驚。一夜行了三十五里路，到了馮莊就叫快天明，扎工隊正荷鋤上山去鋤草，張科長四個人隨後進了村。一進村又出了一件怪事情，眼科長且不說出心裡明。

轉灣拐角到了科長的家，四個人輕角輕手進密門，他老婆一見四人這個樣，心知有事他不問。急燒火來忙做飯，招待風雨夜歸人。四人急忙吃過飯，張宗明細聲低語說得輕：「緊討由上不太平，鬼怪神妖不能信，誰因此去是查壞人，膽大心細莫迷信。」劉登全說：「對，是鬼神們都不怕密，是人怕門更放心。」劉漢興說：「是人怕門還要多操心。」張宗明說：「你三人，兩個先沿余家河走，一個就到豐富區上行，一路仔細多注意，可有人鄉陌生人。明日一早西河溝集合一齊行。」三人聽了張科長的話，一個一個閃出門。

張宗明獨自一個莊前莊後轉，適才的怪事看的真，原來這莊有百十戶，百零九戶門上窗上掛草人，水井口上也蓋一個草架子，只自家門上乾乾淨淨。這時莊子裡多有來來往往的人，誰不認識科長張宗明，年老些的說：「張宗明！你早麼，陰時起身回鴨村？」年輕的說：「張科長，這回你有幾天住？」猴孩子們還叫張區長呢：「你給鴨們講延安府的大事情。」這個要張青天到他家吃羊肉麵，那個要爲科長把饅頭蒸。張宗明都含笑好答應，就問掛草人爲的醜事情。大家搶着來說明，「要問這個有原因，避災避難避瘟疫，掛上免病不死人。」張宗明又問此話從何來，追根究底是曹惠祥的老婆傳說真；再問曹家的，她說曹家請來的親戚這樣行，只爲聚財山妖精要到旁的村，掛上草人避災星。

張宗明苦口婆心把鄉親勸，「這些謠言莫認真，從來只有醫生能治病，沒聽草人治病能救人。沒有妖精和鬼怪，草人不能避災星。」這些人雖然迷信深，却相信青天說話不害人。各人都把呢的草人往下拉，張宗明慢步踱回門，他見了老婆把話問，「爲啥不掛草人避災星？」十歲娃娃說的快：「媽說掛草人是迷信。」老婆接着說：「鴨們就不掛，掛上那個好丟人！」張宗明暗地喜十分，這土包子老婆開通過別人。後晌，他又在家裡各家串，明察暗察查農村。

第二天一早天不明，張宗明單搶匹馬西河邊行。這陝北的天氣五月清晨微涼，平川露水濕衣襟，大小村莊都睡靜，沿路趕上那戰士三個人：他們都趕忙來報告：「左近老百姓沒動靜，都

說聚財山鬧妖精。有的百姓說是鬼，有的百姓說是人。」四人說話就趕路，西河溝趙家歇一陣。

白：原來四人從半夜跑到天明，還沒吃早飯呢。

吃罷飯張科長把老趙喚，「要借便衣可能行？」老趙連說：「有咧有咧。」他東尋西湊抱出一大捆。張科長便令戰士們各檢便衣換一身。吩咐下來動作快，脫下軍帽換頭巾。這個說：「你看我可像個老百姓？」那個說「你出身就是莊家漢，原來就是老百姓。」老趙也問：「這般裝扮啥原因？」張科長說：「他們要走瓦窖堡，換衣爲的辦事情。」又叫他們把長槍鬼頭刀都往牲口上放，自己先到區上等他們。「此一去就到了緋龍地，一路謹守秘密，若有旁人來問起，就說到區上密路條的。」張宗明說能圖裡走，一個一個遠遠的後邊跟。接三連四翻高山，爲公辦事不怕難。太陽偏西到了區政府，幹部歡迎細細把話論。

回到密裡都坐好，區委書記先報告，「三月十五鬼鬧新密灣，隨後又到聚財山。蘇營長第一回去綁程項，失敗空手轉回還。第二次又派去張華仁，鬼脚踪踪到處印，魯四聚裡說書見妖精，死山雞嚇回了政府人。」諸位：這張宗明出身雖然也是莊家漢，參加革命學習勤，縣上領導十分好，他腦子裡激頭激尾沒鬼神。他只想這次是壞人來搗亂，才帶了刀槍帶了兵，如今聽了這般說，左思右想樹盤根。

他想楊萬昌可算是頭戶人，鬼鬧他家有原因；程項偏說安莊子，就要老楊三十萬銀。又想；

鬧鬼時間不先也不後，楊萬昌請人安莊神就鬧開頭，這當中有原因；並且書裡說書出妖精，書匠和巫神恰巧是表親；巫神本來不務正，剛好今年又禁巫神。

白：諸位，張科長心裡這樣想，嘴裡且不說，那壞人究竟是誰，他已經聽出料定有五分了。次如說李相高也正想說一遍，張科長却先開口問：「你們說親眼得見可算真，鬼長的模樣告我聽。」這可把兩人問住了，半晌咧兩個人望我望你，四眼發呆難作聲。本來就沒見着鬼，怎能說出鬼模樣。

白：正像着咧。

來了鬧路條的老百姓，原來就是劉登全三個人。張科長說：「你們革命都忌心，只迷信思想要掃清。現在說你們定難信，規定了鬼呀再討論。」李桂高心裡想：「咱們抓鬼也同樣有信心，只鬼一鬧就灰心溜溜轉回程，由你現在說得響，你一去還不一樣嚇掉魂，說陰陽們思想有迷信，說陰陽定鬼怪要批評。」大家休息來用飯。戰士們短槍長槍擦不停，摩拳擦掌氣高，安排妙計降妖精。

張宗門盤坐坑頭好籌劃，調兵遣將費腦筋：「區委書記張華仁坐鎮區政府，其餘人馬一齊行，頭一路三個人直往聚財山，第二路戰士三名天黑再起身。長短武器帶齊備，行蹤秘密更小心，定對路對的對面山頭帶帶埋伏好，人睡定後等命令。」這樣分配沒意見，百事俱備等費昏

。張科長一路往前走，沿路百姓來問詢，到了榆樹嶺子鄉政府，院子裡圍滿了人，張科長眼看四方耳聽八面，百姓議論亂紛紛。

東說：「幾次抓鬼不成功，這回又能頂個甚？」西說：「還是不要去，神鬼的事會喪命。」又有人說：「夜裡，咱們這裡還見小腳踪。」張科長一聽也吃一驚。那人更說：「是程項到來給大家看，好讓這村也小心。」孫鄉長說：「區長走後鬼更兇，程項已搬到這莊住。」說時向人叢把手招，順手擠出來一個人。他頭上戴一頂舊呢帽，身上包一件爛棉襖，一年四季這個樣，冷熱不分，就像病攤身。腰繫一條褪色的藍腰帶，腳拖一雙回口老布鞋，長的粗眉細眼額頭低，面黃肌瘦，鬍鬚，圍著雙手捋着頭，他這時臉上鎮靜心發愁。他想：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狗養的青天有來頭，我倒要小心好應付，莫叫提到縣上走，又轉念一想：我程項怎這樣沒主意，在他面前就洩氣把頭低！區長帶槍那派不住我，如今他光身一人我怕他媽？諸位，這都是程項心裡的話，他邊想邊往科長前面走，走到科長面前只一站，鼠眼一張猛擡頭。他說：「我怕鬼搬到這裡住，聚財山還有傢伙和一口豬，昨日我回家把豬照，天黑急急把路回，楊家畔路上見腳踪，女妖脚印嚇死人，這莊百姓多大意，劃回大家看了要小心。」

白：張宗明心思一轉，料定搗鬼的人有六分了他想：

「上山下山太操勞，爲啥老遠的劃來腳踪給大家瞧？」他神色不改變，笑臉把程項問一遍：

「黑咧，你還走小路楊家畔，真是膽大敢冒險。」程項一聽心裡跳，紅一陣白一陣的變了臉。

白：張科長便又繃出有七分了。只不說穿，反將好言好語安頓程項。

「你本受苦好百姓，妖精逼你做難民，政府定要來救濟，暫住這裡且安身。」

老百姓聽說青天來捉妖怪，擁擠擠看新聞。張科長故意對大家說高聲：「我要今夜不提鬼，答覆我三個條件便能行。」衆人可奇怪咧：「人鬼怎能通聲音？」好事的就問科長：「你說三個條件是什麼？」張科長舉手把衣脫，露出白布褂子好干淨。衆人搖頭把他望，都替科長好擔心。只聽科長說「三個條件第一條，今夜我一個人等那鬼血腥，鬼把我這白衣染成紅衣襟；第二條，鬼撩土塊讓我住不定；第三條，夜半我在聚財山山坡上等，鬼來當面我有話問。鬼若能答覆這三條，我不是鬼就回程，多蓋廟宇勤燒香，我這一生敬神靈。」張科長三個條件一說完，衆百姓紛紛亂出聲，都說：「這樣的條件莫說只三件，三十條來鬼也能行。」不表衆百姓亂出聲，單說那巫神一個人。科長說完三條件，不憂不愁寬了心。他想：我以爲你狗肉來的頭大，心裡怕你好幾分，誰料你說話也信鬼，原來也是迷信人，三個條件我回答你，土塊就要嚇掉你的魂，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自尋。他越思越想越高興；心裡高興一身輕，冷不防張科長兩眼盯巫神：「程項你看這三個條件可能行？」倒叫程項難做聲。

白：程項正在高興哩，不防張科長這樣一問，他眼睛一楞趕忙咕咕嘍嘍的說：「唉，唔神鬼

的事末，咱說能咧，能咧。」

這時也有人相歡張科長：「太歲頭上莫動土，老虎嘴裡難逃生，你火神廟裡去點燈，當心冤枉送性命。」張科長說：「不怕，火線上打仗有犧牲，抓鬼不怕鬼血噴。」說了一陣天不早，三三兩兩各回門，張科長眼送衆人都走盡，一個一個全留心。那程項低頭望山坡下走，他老婆就在窗外等，圓圓面孔楊柳腰，臉色紅潤精神滿。張科長一見起疑心，這女人初九才鬧血迷險些送命，怎地會十三就面孔紅潤過常人。看她那樣子沒有病，定是裝病騙衆人。

白：張科長對程項的疑心又多了一分了。

諸位：張科長疑心程項有八分，如何還不動手抓巫神，只因他做事有分寸、真憑實據才抓人。晚飯之後家財山，孫鄉長依然一道行。這回上山更冷清，魯四母子張占清，魯四出來說：「啊，你們又來咧，」張科長說：「咱們看一看來巡一巡，不知今夜可能來妖精。」魯四說：「那能來吧！請神鬼的事難料定。」張科長又問：「今夜鬼們在那個審裡睡？」占清就領到程項審前，便說：「這話鬼怪鬧最兇，就怕你們不敢睡。」張科長說：「不怕，咱們正有事要和鬼討論，你們各自回家莫操心。」四人走到審裡來坐定，科長派米媽禮孫鄉長到新審灣廟裡去領人，剎時領來劉登全等人三個，油燈底下聽命令。

張科長說：「這裡百姓叫鬼欺，受苦受難就是咱們老鄉親，這鬼不是別一個，實是壞人喪良

心。爲首犯人在左近，我已判定七八分，只是壞人有同夥，咱們來一網打干淨，斬草要除根。抓鬼抓個淨。」說完這話人影動，箭在絃上就開弓。張科長馬上派出兩道哨，定下口令是「反迷信」。又囑咐「要是壞人扔土塊，先不開槍打他們，捉住活的好對證。」三名戰士帶身上山崗，他同米如禮上山去查巡，臨走吩咐李桂高和孫部長，仔細搜查這冷窖。

科長頭前開步走，區長隨後把門關，鄉長把油燈挑的亮，開箱倒篋仔細翻。坑頭犄角都抓開看，罇罇罐罐朝天，灶窟窿也伸手去檢，口袋裡的糧食也倒出來數一遍。

白：果然，在一個香紙罐裏翻出一個紙剪美人，和一個小瓶子，他兩人心裡想，這些東西有陰用呢，一個莊稼漢從那剪來的這漂亮美人兒？兩個人再把瓶塞子拉開，一聞，好香，香的把兩人都撈住了，還是李桂高見識廣，他說！這是麝香精麼，藥店裡賣的。奇怪，他們要這麝香精有陰用呢？

兩人越搜幹有勁，箱子底又搜出小腳鞋底硬。翻來覆去燈前看，端端正正搽的精，一邊一個繩絆絆，白布鞋底有泥印。兩人一見心裡明，禁不住心中好高興，好笑自己太迷信，兩個多月受鬼驚，幾回抓鬼抓不住，原來鬼在箱子底裡盛。兩人繼續往下找，坑洞一個洋鐵罐子往下滾。裡外都是些黑亮亮，又腥又臭實難聞。不由兩人心佩服，到底科長要比咱們行。他說沒有鬼，我們還不相信，如今壞人搗亂果然真。

這時張科長他們往回轉，道是新審灣一帶沒動靜。這二人急忙處情況，張科長笑嬉嬉。把鬧鬼的物證檢查清。他對區長鄒長米如禮說：「事到如今大家心裡明，這裡鬧鬼實在沒有鬼，也不是程項頂的神，只因你們也迷信，調查事情少用腦筋，從此有了經驗教訓，莫再迷信莫粗心。」衆人點頭稱是。這時審裡又來了劉漢興，他輕輕說：「前在山坡上正放哨，聽到下邊有人咳嗽聲。」

「張科長說：『快領我去』，他頭一個跳出了門。果然小聲咳嗽聽得清，他順着聲音去尋找，找到幾個被審前邊，裡面黑洞洞的沒有人影。張科長回頭對劉漢興說：「我在這邊來守住，你快回審拿個燈，」劉漢興三步併作兩步走，巨大的燈火閃光明。借著燈光四處找，只見被審地上乾草堆裡躺着一個穿白褂子的人。那人正用手掩住嘴，想遮住自己咳嗽聲。衆位鄉親，你猜此人是誰？

原來正是那個場外子小眼睛，旁邊還有一根擦擦繩，問他「魯四如何這裡睡？」他瞇着眼睛難作聲。道是「審裡跳蚤咬的睡不定。」大家都笑了，說：「這涼審跳蚤更多的不能睡。」科長吩咐一節走，帶回審裡來盤問，魯四抖抖索索前邊走，後邊限定了劉漢興。魯四定神回頭看，明晃晃的刺刀槍一根。魯四可嚇咋哩，他想：那裡又出來的帶槍人？逃到審裡他高低貴賤不承認，裝鬼搗亂不知情。李區長拿出鞋底燈前放，「魯四，這東西你可說個明。」魯四一見臉發白，低頭垂手咬牙恨。張科長又吓唬他，「你若再不老實講，拉到審外就一槍。」米如禮忙把好人做一場，他說：「魯四你快快講，我看你是一個受苦漢，都是上了壞人的當。」魯四本來害怕張科長

，米如禮這話又說到他心上，他心裡暗把程項恨，兩人犯罪我一人當，頂可恨是事到臨頭他還把我閃，說只有一個科長不用慌。誰曉得科長本事大，半夜調來了人和槍。魯四又急又是怕，他就從頭到尾說端詳：『三月十五程項把我找，爲得錢財把鬼裝，幾個村莊鬧不停，隨後他好安村莊，大事小事由他定，咱不情願也不行。他叫他老婆裝血迷，死命拉他頭髮連肉皮，痛的他老婆拚命叫，他老婆同我一樣受人欺。今天又叫我擦土塊，說這回一定給我討老婆。』

張科長重的人證和物證，這時他才下命令，外邊的哨兵往回撤，把魯四麻繩綁個定，押上魯四一同走，去捉爲首的程巫神。又叫醒了占清和魯四的老娘親，好好叮嚀好安頓，這是『魯四雖然犯了法，教育轉變就回家。明天去叫我魯三親娃子 同你一道過光景。』不表老娘哭傷心，且說衆人趕路程，燈籠火把三四個，前呼後擁一群人，火光照耀走的快，就像那一團火球荒山滾，一群人走到樹林就進村，燈籠火把分外明，上前將程項住窩圍團來圍定，冬冬冬就搗門。程項正在窩裡睡，人聲響地驚醒，做賊心虛無處跑，心驚膽怕魂離身，又聽克喀一聲響，門倒衝進一群人。燈籠火把照的亮，爲頭的是那科長張宗明。後面跟定人幾個，長槍大刀手中擎，程項慌慌張張起身，錯把褲子當衣襟。他只恨自己不小心，沒料到張青天暗地裡還有埋伏兵！百姓聽的鬼捉定，半夜院裡也擠滿人。人矮些的，站在碾盤上往下看，孩子們擠在人堆裡往前鑽。一看不見什麼鬼妖精，火光底下全是人。正看咧，『禱……』的一聲程項又來了神，嚇的百姓回頭

跑，嚇的娃娃哭連聲。張宗明瞪眼把程項叮，「咋咧，你還要使惡神！」命令一聲把他捆，捆的緊來捆的疼，神神原來就是人。

衆人又圍上來問情形，「抓鬼爲啥抓惡神？」張科長好言叫衆人都回門，明天再來看分明。他先將程項不承認，後問他老婆可憐人，這女子心驚胆戰直啼哭，冤家做事把我坑，她輕輕問李區長說：「乾大，我說出來可要緊？」區長好語來安慰：「說出實話沒事情。」程項老婆便從頭說命苦，「冤家叫咱受欺凌，又擦鞋底又裝窮，不做就用菜刀能斃人命。我願一輩子不嫁人，抵死不再帶這惡神！」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又哭又啼好傷心。程項見老婆替四全說咧，又有鞋底血讓做惡神，咬緊牙關把心定，從頭到尾說真情。張科長一棒都記下，寫到紙上畫押明。連夜打發自衛軍回鄉去動員，天明鄉黨大會公審活惡精。

雞叫三遍天又明，天氣清早太陽昇。四向八方人趕到，吃罷早飯那人更像潮水湧進村。新密灣家家戶戶都來到，聚財由來了老娘張古清。

鄉政府院子裏坐不下，河灘壩上看妖精。團團四週圍人群，當中桌子上立定張宗明。河裡流水嘩嘩響，壩子上人熱鬧哄哄。自衛軍東奔西跑維持秩序，紅纓矛子到處跟。張宗明放開嗓子高聲叫：「諸位，鄉親請安靜，苦道我抓鬼爲啥抓好人，讓程項自己講給大家聽。」

三名戰士攙着程項往桌上站，那惡神不敢抬起頭來看，他埋頭說話放低聲。衆人喊，「高聲

些，高聲些，抬起頭，抬起頭，」靈官神神怕人群，戰戰兢兢難說清。他說：「我欺負大家迷信深，一心貪得楊萬昌的三十萬金，三月裡我誘魯四定鬼計，兩人一同裝鬼神，我知道世上沒有鬼，裝鬼欺負迷信人，安心在村裏來搗亂，好請我來安莊神，騙得錢財兩人分。」人叢裡有人喊：「把魯四也拉上來，拉上來」。魯四上得桌子立不穩，抖抖索索恨巫神。

那程項又往下說：「我不得錢財不甘心，恰巧來了表兄常玉春，他說我裝鬼鬧得好，定計說書嚇鄉親。」衆人問他那狗養的表兄在那裏，道他是連夜逃回榆林城，衆百姓破口大罵難洩心頭恨，魯四老娘氣得往前行。歪歪倒倒走不穩，舉起柴棍就打巫神，打這千刀萬刮狗孫心！三名戰士往前擋，她舉個叉棍打親兒身。罵一聲：「畜牲不是人，你不得錢財貪不顧命，你爲聽了壞人話，害了衆人害娘親？」張科長上前忙解勸，道是「政好又害他轉變。他日原是莊莊人，只心裡糊塗年紀青，光棍漢娶緊的老婆，馬馬尻尻把壞人眼，知道改過不爲過，回頭是岸做好人。」人叢裡走過來幾個婦女，攙扶着走來的又哭又罵的三具屍。

程項又說到血腥鬼，激起了無家可歸的人。他將到人前把話講，吹鬚子瞪眼氣不平。手叉烟管指定那巫神，「程項！你看我張占清，我可曾聽你們？你原來是個窮光蛋，借糧借米借牛耕，如今你過光景，翻過臉來害恩人，害得我家不能歸，背上老婆大雨淋；害得我有地不能種，種下的莊稼野草生；害得我白天黑夜不敢睡，提心弔膽像非邊的人。」

白：「我問你，到底有鬼沒有，你說！」程項說：「沒有，鬼是騙裝的。」張占清又問「有神沒有？」程項說：「沒有，也是騙裝的。」

「你知道沒有神和鬼，神鬼都是你一人，害得鄉鄰不得過，區！你狗不吃的壞良心！」

這話又引起衆人恨，人人怕鬼嚇傷心，蜂湧搶上就喊打，打死程項除禍根。這個要槍斃，那個要砍頭，這樣壞種不能留。張科長才又急上桌，一身遮定兩個人，他大聲說：「大家的意見我聽清，我有個辦法大家來討論，程項魯四是禍首，帶到縣上追案情。程項裝鬼害大家，百般罪惡實該殺，他要真心能改過，政府一樣寬待他。程項老婆被欺負，送回娘家暫安身。」科長說話道理明，政府爲的老百姓，大家都願聽他話，放過畜牲一條命。

張占清撲地跪埃塵，再不敬神敬那張宗明。張科長忙把他扶起，又用好言叫鄉親，「舊社會信鬼又信神，全是有錢人安心騙窮人，窮人受苦怪命苦，不向有錢人鬧革命。如今是新社會咧，不要再求鬼和神，只要自己勤勞働，邊區遍地生黃金，只要人人守法令，家家戶戶能安寧；只要大家團結好，區鄉村莊能太平；只要大家學文化。壞人不敢裝鬼神。百事靠自己，萬事不求人！」楊萬昌半晌沒講話，這時他走到前面放高聲：「今春二月孫女病，我許願拜佛小神靈，化了錢，還送了命，到頭只怪我迷信。科長的話說的對，我楊萬昌翻身靠革命。革命靠的是咱們窮人，

大會開完日當頂，張科最押着活鬼上路程。兩天到了縣政府，報告上級了案情。如何審來如何問，如何徹底盤樹樑，如何教育來轉變，書中都暫不表明。

只這新審灣聚財山自從鬼捉定，和從前一樣過光景，搬走的人全都往回搬，又安插了幾戶移民。政府免了今年的救國糧，太窮的還發了救濟金。

衆百姓都歡歡喜喜，買牛買羊多喂鷄。大家努力生產好，荒山又成快樂地，大家也不再信鬼和神，家家戶戶享太平。